

樊川文集

四



樊川文集第十四

杜牧字牧之

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
丁亥皇帝御宣政樓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于皇帝受冊禮畢御
丹鳳樓因大赦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
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具牧爲刺史實守
黃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赦書得
祭諸神因爲文稱讚皇帝功德用饗神云黃帝

嗣帝飾天付前壬申年坐統大業慈明寬恩聖
明文武或曰誅殛曰我父母譬彼嬰兒豈不可
恕或曰畋遊苑大林深啾嚙跳突千毛萬羽豹
裂鵬擒其樂無伍皇帝曰不匪我不知言豈假
汝未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簋簠如
寐未寤如痒未愈斥退狗馬未可以御或曰酒
飲順氣完神莫樂工習自祖自父瑤簪繡裾千
萬侍女酌以觥斝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樂何
苦皇帝曰不如聞四海蝗蔽田畝或曰亢旱或
曰淫雨稚老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

舉乃拔俊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詳
刑定法深刻不取標揭典制酌之中古遠師太
宗近法憲宗怵慄思惟不治是懼四國旣平六
職攸序黍稷稻粱嘔啞俯僂父子供養嬰兒撫
乳萬里齊俗實皇帝力繫眠而食罔知其故皇
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旃旒旅五帝坐壇百
神立天廉坵反鬼疑眄嚮捧爵是醺海外天內戎狄
蠻夷竒服異貌伏于除外懽喜叫噪迴御丹鳳大
赦四海改元會昌減論有罪紹功嗣德搜剔幽
昧寒暑合節風輕雨碎穀溢陳囷畜繁脂大東

南西北限岸量紀無有頓憚

得可反

不識災害三事

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不能侔謳歌謠詠
安能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拜章口呼願上
大號神聽天聞欲揚宏休皇帝曰無功不可虛
受懇請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予慙羞曰
因大赦惟新九州不窮不詐不饑不偷有窮有饑
實吏之尤予實天吏許之省修約束教誠纖悉
丁寧品類細偉各當源流皇帝曰俞股肱耳目
誠示竭力寒暑風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力其誰
能謀凡爾守土各報爾望剝烹羹無愛羊牛

天下聞命奔走承事牧實遭遇亦忝刺史齋齋
惕慄臨谷臨墜視牲啓毛濯爵置幕不委下吏
饋羞具潔罔有不備衣冠待曉坐以假寐步及
神宇躋足屏氣神實在前敬恭跪起詩不云乎
皇天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指視止殃
其身豈可傍熾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
可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祇
聰明唱和符同相爲表裏黃治雖遠黃俗雖鄙
皇符視之近遠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紀無負
皇帝自作羞愧月惟孟夏日惟辛巳實神降祉

神如有言我荅皇帝寒暑風雨其期必至瘡癘
水旱永永止弭爾爲官人勉其爾治其敬再拜
流汗霑地

祭城隍神祈雨文

下土之人云實有之石穀豐實寒暑合節天實
生之苗房甲而水湮之苗秀好而旱莠之饑即
必死天實殺之也天實有人生之孰敢言天之
仁殺之孰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二歲一交如
被管庫敢有其寶玉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室東
海孝婦吏寃殺之天實寃之殺吏可也東海之

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刺史性愚治或不至
厲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福殃惡止當其身
胡爲降旱毒彼百姓謹書誠懇本之於天神能
格天爲我申聞

第二文

牧爲刺史凡十六月未嘗爲吏不知吏道黃境
隣蔡治出武夫僅五十年今行一切後有文吏
未盡削除伏臘節序牲醪雜須吏僅百輩公取
於民里胥因緣侵竊十倍簡料民費半於公租
刺史知之悉皆除去鄉正村長強爲之名豪者

尸之得縱強取三萬戶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
悉除去蠶絲之租兩耗其二銖稅穀之賦斗耗
其一斗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頑者笞而出之
吏良者勉而進之民物吏錢交手爲市小大之
獄面盡其詞弃於市者必守定令人戶非多風
俗不雜刺史年少事得躬親疽抉其根矣苗去
其莠矣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晝日不聞人
聲刺史雖愚亦曰無過縱使有過力短不及怒
亦可也殺亦可也穉老孤窮指苗燃鼎將穗秀
矣忍令萎死以絕民命古先聖哲一皆稱天舉

動行止如天在旁以爲天道仁即福之惡即殺之孤窮即憐之無過即遂之今旱已久恐無秋成謹具刺史之所爲下人之將絕再告於神神其如何

祭木瓜神文

維會昌六年歲次景寅某月某日某官敬告于木瓜山之神惟神聰明格天能降雲雨郡有災旱必能救之前後刺史祈無不應去歲七月苗將萎死禱神之際甘雨隨至槁然凶歲化爲豐年仰神之靈感神之德願新祠宇以崇祭祀今

易卑庫變爲華敞正位南面廟貌嚴整風雷雲
雨師伯必備侍衛旗戟羅列森然惟神繫雲在
襟貯雨在缶視人如子渴即與之不容凶邪不
降疾疫千萬年間使池之人敬仰不怠伏惟尚
饗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某月日池州刺史杜牧
謹遣軍事押衙王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
祭于亡友李君起居之靈憶昔相遇兩未生鬚
京師衆中跡猶甚疎一言道合盡寫有無我於

宣城恭跡賓吏君隨幕府東下繼至復與友人
故薛子威邂逅釋願如相爲期放論劇談各持是
非攻強討深張矛彀機怒或艷赫終成笑嬉於
後七年君拜左史來蜀西川我官補闕云愧我
先拜章請代蓋私我焉我有家事乞假南來循
出里第君出離杯令弟在席恣爲詼諧耳熱膽
張觥聯相狹我歸墜馬一支幾摧君來我坐側
倚旁隈時間酸吟戲口猶開云君我殺以酒相
加忌我才及我南去君刺池陽我守黃岡葭
葦之場唯君書信前後相望辭意纖悉勉我自

強筆我性情補短裁長一函每發沉憂併忘幸
會交代公檄若飛江山九月涼風滿衣爲別幾
時多少懽悲志業益廣不可窺知長人之術苟
爲吏師縱酒十日舞袖傲垂語公之餘且及其
私許以季女配我長兒莫云稚齒可以指期各
負少壯輕後會時寓居宣城書札日馳一疾不
起計來猶疑嗚呼哀哉惟先僕射儉德冠古凡
二十年四領茅土所至所治曰人父母官俸餘
半委庫不取京師里第蓬茅數畝慶餘生君曰
天爵補何聰明才智兮不使施爲何付與之多

兮折之何暴天陽地陰高厚相侔上有河漢鉞
普錯反天橫流百刻晝夜平分不饒皎不陰晦一月
幾朝二男三女俗率如此三男二女無有其地
君子小人臯目並列與小人校會無百一於百
一中以秀奪實凡稟陰陽生於其間陽常不勝
賢者宜艱自古皆然欲復何言撫孤一弔拍棺一
哭咫尺不遂涕下相續期於沒齒盡力嗣子嗚
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周相公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七月辛未朔八日戊寅

故吏朝議郎知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杜牧
謹遣軍事押衙司馬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故相國僕射贈司徒周公之靈伏惟相公
之道徧於天下至如牧者受恩叢深爰自稚齒
即蒙顧許及在宦途接挈益至會昌之改柄者
爲誰忿忍陰汗平聲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遣
中黃崗大澤葭葦之場繼來池陽西在孤島僻
左五歲遭逢聖明牧拾寃沉誅破罪惡牧於此
際更遷桐廬東下京江南走千里曲屈越嶂如
入洞穴驚濤觸舟幾至傾沒萬山環合才千餘

家夜有哭鳥晝有毒霧病無與醫饑不兼食抑
喑偪塞行少卧多逐者紛紛歸軫相接唯牧遠
弃其道益艱相公憐憫極力掀按爰及作相首
取西歸授之名曹帖以重職號國太子絳市謀
人死而復生未足爲喻旌旆西去拜於都門賢
士大夫無不攀惜皆曰相公事君盡忠保道輕
位大張公室盡閉私門彼由徑者跛倚不進天
下賢彥明知所趣重德壯年衆期再入牧守吳
興繼奉手示但休退不言疾恙計問忽至慟哭
問天嗚呼蒼生未濟而喪吾相爲蒼生慟豈獨私

恩想像音容思惟恩紀期於令嗣可以効死吳
洛相遠踰於二千無因拜輅見歸九泉哭送使
者致誠奠筵伏惟尚享

祭龔秀才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
杜牧謹遣軍事十將徐良敬致祭于故龔秀才
之靈死者生之極折脛而天復死之極言於前
定莫得而推出於偶然魂其寃哉鄉里何在骨
肉何人卞山之南可以栖寃嗚呼哀哉伏惟尚
饗